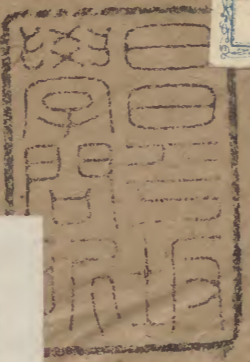


韓非子

十一之三

04  
13  
5



館書圖京東			
八	五	四	九
册	號	架	函
		子	類
		講	門
		別	漢

法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034	
冊數	8 ( 5 )		
函號	300	10	



韓非子卷第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淺草文庫

①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必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在聖主之獨知也。

②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



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織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迂深闊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卞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三夫挾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美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瘡實而

如畫堂名

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潘吾之跡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杜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輓也。衛人佐弋也。十子妻爲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托慕者。國之鍾。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

周曲也

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⑤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子產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蒞下。且為下走睡臥。與夫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⑥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

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  
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  
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  
和也。

右經

①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懼也。宓子曰。  
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  
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  
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

埋音圭

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  
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懼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  
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  
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  
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  
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  
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  
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

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

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

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削之。曰。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

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

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爲不灰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訣，以後息者爲勝耳。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髭莢者

髭莢色言不明也。



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

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賢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為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

則輕椽燥則直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爲之  
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  
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  
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  
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  
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  
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范且曰不然伏檠一日  
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

奇幻

工人窮也爲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  
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  
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  
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  
然而士窮乎

范且虞慶者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  
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  
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

是賢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噉。然至日晚必歸饑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秦強而木帝者治未畢也。

③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已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孰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疇時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

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握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爲民誅之。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爲規也。桓

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踈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

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攘擻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

也對曰此車輓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衛人有佐弋者烏至因先以其襖麾之烏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釀則唾之亦效唾之一

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旣雕旣琢還歸其樸

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

此言膠柱鼓瑟者類此

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四王登為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

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

鍾一本作鍾未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歿。恐已，因生。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予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陣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⑤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



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鬣，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

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

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歿。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傅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

公後之。景公遽起，傅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孔子曰：爲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

園水園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覺。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覺。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

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曰。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累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

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

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也。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

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右傳

郭非子卷第十二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跖危生子臯。臯雖

有不忍之心。跖者懷恩報德。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翟

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襄王不知。不知功

也。故昭卯五乘而履屨。卯西却秦東止齊大矣而

猶富人而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

周。周以勇力事襄王。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已者。即進之以自代。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故東郭牙

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儻不忠恃

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以為原令曰必不叛

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而駁雜者

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主哀公

問一足。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

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

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不

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堂當莊燕

季孫一之故

終身莊而遇害也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

乎。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譽。當賞而毀

乎。夫為門而不使入。如門不入。不委利而不使進。與

不進不亂之所以產也。如門不使入。利不使進。齊侯不

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

金錢。鉅費金以齊王。屏不用玉璧。屏用玉以魏。西

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

而拜據此是知左。猶盜嬰兒之矜裘。與明危子榮

右能為國之害

衣。次盜者子不耻其父盜以父所盜衣衿人明者兒不耻其父明以明所著衣衿人人所諂媚為非  
 猶子綽左右畫。左畫圓右畫方必不得俱成是子綽左右畫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也去蟻  
 驅蠅。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蠅蠅愈至喻温言訓左右愈諂安得無桓公之  
 憂索官。公聽左右索官無與之故憂也與宣王之患驪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驪也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觀賞寵光無節則  
 臣下侵偏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為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過下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以其太奢敖有糲餅以其太儉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

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人為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朋黨

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  
 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內不避親外不避讎

而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  
 國也。主云所舉害已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為私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  
 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武子曰失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

也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國怒曰夫忠諫者必羣梁臣而又危難於父也



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車為鄴令其妹犯法明之管趙之侯以為不慈免其官也管

仲以公而國人誦怨仲一不報封人之恩唯賢定用人怨誦也

右經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則人足所明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明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徂日夜半子臯問明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明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也何以得此於子明危曰

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友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明者行步危故曰明危也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輕騎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徒獨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

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為將軍也

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

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而履躄。羸利也。謂賈者羸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履草屨也。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平。

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

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

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

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

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

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

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③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鞮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此下五條不  
著發文中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  
懈有過失暫廢其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  
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  
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  
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  
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  
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  
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  
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拊口而笑哀公曰  
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  
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蔬有六而桃  
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間也君子以賤雪饗  
不聞以饗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蔬之下是從  
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  
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黍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

卷之三

八

賢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履以履之。  
履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履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美衣又當美求美不已妨義之本也。則居上彌有所費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欲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

句法

絕以春秋時

好仁義誅之不可。一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賢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賢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賢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

四詎者。齊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

要言不煩

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納之璽也。齊有狗盜之子。與刑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之袴。刑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愈多。以魚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

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懼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與多與之。其實少。雖無懼。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豎章。勿邑。入

此條雜見  
經文所叙

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為大

田。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⑤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



可與猶言  
平也並非

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故  
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  
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  
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  
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  
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  
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  
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之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  
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賢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  
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  
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  
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  
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  
也其侈偪上也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  
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

韓非子  
卷之三  
三

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  
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  
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  
執縛使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  
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  
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  
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  
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

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  
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

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  
若此也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  
人向武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  
也數十人皆得其意稱叔向故得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  
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已

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然子私也。子往矣。然子如初也。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

此條亦不見經中

言介然  
幸人臣也

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焉。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

韓非子 卷第十三  
及齊不然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右傳

韓非子卷第十二終

韓非子卷第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裔而滅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藥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焉。

二。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

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茲不媼也。知賢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

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栢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賢於山。澤之魚鹽龜鼈羸蚌。不鬻於海。君重歛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

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泣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績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後覆其飯擊毀

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食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食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



太公望無此  
事特誤言以  
黜游民耳

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齋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

殺之。以為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

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  
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  
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  
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  
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  
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  
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  
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  
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

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太公望聞之  
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裔不報見也。太公望誅  
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  
矣。周公旦曰。狂裔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  
公望曰。狂裔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  
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  
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  
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

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藥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間。

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官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選季也。藥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私競勸而遂爲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王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駟鳥斷其下，領焉斷其下，領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駟乎？

六慎句交  
幻法

夫明主畜臣亦然。今臣不得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②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  
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劉切而  
奇

田子方問唐易鞞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賢？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異？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對曰：鄭長

韓非子

卷之三

七

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  
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  
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  
曰。先告客以爲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  
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

皆賢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  
夫人。王聽之。則是諛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  
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  
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  
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  
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  
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通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  
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

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

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匆匆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梁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

雖有乎千金之玉卮。至賢而無當。漏不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

奇觀

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嚮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

齟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賢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已者必

利而不爲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齟，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齟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



此事  
假為  
必無  
之理

君左右出則為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

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雷者廷理斬其輶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斬其輶戮其御太子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

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日，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及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及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

矜矣。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窺也。然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窺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

以母子為喻也  
宛轉有法

猶不免議之於蔡媼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媼。人主之蔡媼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雖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疑。媼曰。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

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請決之於者蔡媼。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媼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

義也

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母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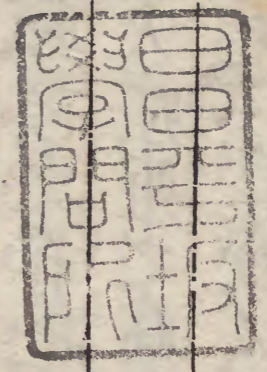
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脊。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咀。

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俾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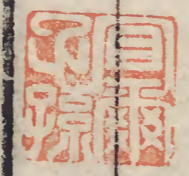
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

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猶解左髀說  
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右傳



天保壬辰



韓非子卷第十三終

